天台止觀及其思想

前　言

宇宙人生的一切，沒有一法不是相依相資的關係互為因生，離開相依相資的關係，宇宙界沒有獨立存在或孤起的世界。一切生命無論動植飛潛，也無不屬於因緣之生法以成就。故云諸法乃因生緣起，益知佛學論義重在緣起。經云：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；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。」就是緣起定義的具體說明。在佛教之緣起說，固然是建立佛教一切義理，證明對宇宙人生之正確認識，「所以佛教的緣生觀，是解釋宇宙萬有變化的一個基本理論，其他種種理論無不與此和諧的，現代科學逐漸發展，尤能證明緣生論的不謬。」其在另一方面也指出某些世間學說的認識還不夠『如無因論者... 在印度的六師學說中... 主張一切萬物，都是自然而生，自然而滅的，沒有任何一法為他的因性』，佛法為要破他這個妄計，所以就舉出此有故彼有的緣起因果論。」由以上論一切緣起，故無獨立自性，而且向上一著，建立緣起性空論。佛教無論大小乘都依緣起緣生成其學說之體系，「十二因緣既是組織的，流動的，彼此關係的」，又「分為十二支，而各予獨立的稱謂，這就是其殊勝說的... 無明為諸有的根本」。緣起在佛教哲學及超越哲學的理諦中，關係到整個佛教學說，及其如何從無明網轉勝義諦的理境，便直接關係到禪法的修習功果。其實緣起論是人生哲理上最大的關鍵，如對眼前事物宇宙人生之林林總總，若無正確觀念，則所判斷的見解，其錯誤所影響的，後果未免堪虞。佛教是佛學的，亦是佛法的，因而構成佛教的思想與精神的表裡，這就是佛教的主要質素。

天台智者大師所發揮佛陀悟道之覺性及其思想之超越，並依禪行淨念而發展之悲智。吾人心中現前之一念善行，而通攝三千善發之趣境。故云宇宙人生無論任何事物，不是孤起獨存，而是因緣互互，以引生因果之成相；心理上之思想發展如是，行為上之操守進退亦莫不如是。

佛教自天竺傳入中土，從東漢（漢明帝公元六七年），至南北朝陳宣帝時（西元五七五年），當時天台思想從北齊之慧文禪師，依龍樹中論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。」之四句，而顯藏通別圓四教，此是慧文禪師發得一心三觀之綱要。一傳南嶽發揮大乘止觀：「... 大覺興悲。是以隨機施設，遍轉圓音
... 假有真空之奧，若綱若綱。明體達用之方。」體達以定慧寂照為本具之德性，此乃大乘止觀悲智雙運之精神。再傳智者大師，盛宏天台一家宗旨：「證法華三昧，獲旋陀羅尼（妙

運總持），是為拓開義門，定而三止，慧而三觀，曰具、曰即、曰一念三千」。天台止觀發明之妙行，以此為極則。後四一九年天台第十七祖四明尊者「教觀並行， 自九傳以後....備眾體而集大成」，又經八九九年以至現代，寧波觀宗寺諦閑大師興設觀宗學社，專宗講習，「以本宗妙玄止觀為正課，雙修解行，目足兼資」。秉承諦老法脈之倓虛大師，曾在青島湛山寺興辦湛山學佛園，以後又於春江設華南學佛院，講授天台教觀，皆為現代天台學之傳弘。

天台大教，智者大師之盛弘開敷，「大師入普賢道場，悟法華三昧，自此更為精進，時大師以二十三歲之青年，遇慧思禪師，而築天台開宗之基」。智者大師為發展中國佛教思想之系體化，將佛陀一代聖教判為五時八教，化儀、化法，皆為中國佛學學術思想最有系統之組織。研究佛學者，無不參考以為資助。唐代華嚴宗興，皆依天台教法以成。現代中外佛學者，咸以天台華嚴之精神及其學說為探研之重心。天台教觀思想乃佛教中道實相之窮極究竟，「真空妙有」和盤托出，尤以智者大師之「一念三千」、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」，可言開後代禪門妙語，黃花般若、山色淨身之先河。乃啟華嚴「一即多」與「多即一」之法印，而臻至中國佛教思想之大成。

一、止觀妙行

佛教是中道教觀，不偏空、不著有，要於空有相融互顯之妙諦中，一法不粘，一塵勿捨，而為出世中之入世事業。佛教不離世間法者，即此義矣。若有偏頗，則難符中道妙義。無論事理二門，皆以空有融通為主旨。菩薩對事門應以「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」；行人對理門則悟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為要務。此為最圓融無礙之禪機，亦即圭峰宗密禪師禪源諸詮集都序謂如來禪。惜近數百年來，由於歷史環境之影響，我國禪宗思想多偏於空性為體，而不重妙有為用。

在佛教各種大小宗派，都具有其實踐的修持法門。禪觀「但是最具整體性和組織性的，當推天台宗『止觀』了。所謂『止觀』就是梵語『奢摩他』(Samatha)『毗缽舍那』(Vipayana ）的譯語」。佛教在中國發展至「止觀」法門，可說是般若觀照之具體顯示：

云何修行止觀門，所言止者。謂止一切境界相，隨順奢摩他觀義故。所言觀者，謂分別因緣生滅相，隨順毗缽舍那觀義故。云何隨順，以此二義，漸漸修習，以此說止觀之正義，以作修行之正軌。止觀者，為定慧實行之稱；定慧者，為止觀成績之效，而止觀二義不相捨離，如人足鳥翼，隻不成用。然說止說觀，皆是隨勝而說，以其說止時，而觀在其

中。何則，因無觀不成止也。故永嘉云：「寂寂惺惺是，寂寂無記非。」其所謂寂者止義，惺者觀義。的然不可離故，今所言止者，謂止一切境界相，義在諸觀境緣生無性，了不可得，當體即空，是以空觀體真止也。故曰隨順奢摩他（譯止中之觀）觀義故。又所言觀者，謂分別因緣生滅相，義在觀諸境無性緣生，一法不捨，相待成假，是以假觀方便隨緣止也。故曰隨順毗缽舍那（譯觀中含止義）觀義故，云何隨順者，徵起修中觀，不離空假二觀，及中諦不離真俗二諦之義。以此二義，漸漸修習，不相捨離者，謂空不捨假，假不捨空；真不捨俗，俗不捨真；遮照同時，即是中觀，泯立同時，即是中諦，故曰雙現前故。夫大乘修行要旨，乃一心三觀，一境三諦。為學大乘不得意者，故說次第三觀三諦也。

天台二祖南嶽大師出大乘止觀謂「淨心之體，既不可分別」，又「如是無量無邊性淨之法，唯是一心具有」。大乘止觀述記闡明：「大乘者，即吾人本有一念之心。本書中名為自性清淨心... 大者何，絕對無外之義。吾人現前一念介爾之心，絕諸對待；無內無外，所謂無前後，無方隅，豎窮三際，橫遍十方，具足體、相、用三大。三大者，隨緣不變，體即真如，是為體大，全妄即真之心體。具足過恆河沙稱性功德，在凡不減，在聖不增，是為相大。即此一念心性之體相，不變隨緣，... 是為用大。」具此一念淨念，以約喻大乘運載為義，現前一念之心，妙用無窮，則自利利人，永無休息，是名菩薩乘，至平等心亦名佛乘。而一切功果圓熟之過程，仍賴止觀之功。

上明一心三止三觀之義。下明次第修止觀之方。若修止者，住於靜處，端坐正意，不依氣息，不依形色，不依於空，不依地水火風，乃至不依見聞覺知。一切諸想，隨念皆除，亦遣除想，以一切法，本來無相，念念不生，心念不滅，亦不得隨心，外念境界後，以心除心，心若馳散，即當攝來，住於正念。是正念者，當知唯心，無外境界，即復此心亦無自相，念念不可得，此謂修習... 如是修止，而趣入真如可期。若從坐起，去進止，有所施作，於一切時，常念方便，隨順觀察，久習淳熟，其心得住，以心住故，漸漸猛利。隨順得入真如三昧，深伏煩惱，信心增長，速成不退。唯除疑惑，不信、誹謗，重罪業障，我慢、懈怠，如是等人，所不能入，此謂修習方便隨緣止也。於行住坐臥，出入往還，有所施設作為之事，於此種種施作一切時間，常念方便隨緣，觀察三假（因成假，相繼假，相待假）久習淳熟，其心得住，於行不退，以心住行不退故，漸漸猛利，或順得真如三昧（譯等持），或漸漸深伏微細煩惱，或漸漸信心增長，或漸漸速成念不退也，唯除其疑惑等之煩惱障，重罪等之業障，我慢等之報障，如是等人，所不能入。

天台宗旨，依法華悟人，發法華妙法。智者大師登光州大蘇山入普賢道場，行法華三昧，誦法華經至藥王菩薩本事品「諸佛讚言，是真精進，是名真法供養如來」之文，豁然瞭明法華三昧。即將所證呈白思師，師歎謂：「非汝弗證，非我莫識，所入定者，法華三昧前方便也，所發持者，初旋陀羅尼也。」大師此後代思師講大品經，思師親臨其席，歎曰：「可謂法付法臣，法王無事者也」。自此南嶽付法相傳。大師以二十三之青年僧，遇慧思禪師，而立天台開宗之基。「嘗自語曰：『傳道在於行，亦在於說。』於是講說三商：一法華玄義，是說一家之教相者，二法華文句，是解法華之經文者。三止觀，是示一心之觀行者，故曰：『一到法華則以實相三千三諦之理而為觀體』」。要知天台傳佛心印，大乘一實相印，發揮大乘悲智度奸精神；非小乘三法印盡同者。蓋三法印之無常、無我、寂滅，也需要實相般若「空生大覺」，使覺悟一切法爾宛然，更超越執著涅槃之觀念。於是大般涅槃中顯三德秘藏，便反映出無有涅槃佛，無有佛涅槃，則金剛般若云：「若有眾生可度，則不名為菩薩」，蓋「度
盡眾生，實無眾生可度」，故此乃是佛法妙法，而不祇是孜孜於經典上研尋文字可了脫之境界。天台教觀並弘，是「禪孜綜論」（筆者曾於哲學研究所授此課），須賴禪觀止靜功果感格，而使心境有所轉依，以成就轉識成智。

二、一念三千

天台觀法，三諦圓融，發明一念三千。三千，指十法界中之三世界，五陰世界、眾生世界、國土世界，故謂一念之善，能造三千功德（反之，一念之惡，亦能造三千罪惡）。起信論云：「心生種種法生」，即此義矣。修止觀禪行，即輔此善行之由徑。以明淨心眼而無模糊顛倒之迷惑。是以能清明警覺，悟知應為而不為。即卻惡而從善，善念悠悠而興於方寸中；華嚴經云：「不為自己求安樂，但願眾生得離苦」，淨名經中「一切眾生病，是故我病」，皆為心心眾生心，念念亦眾生念，大悲故，大慈故。天台發明一念三千，實為印度佛法入中國四九三年後之特殊發展。天台重視一念心，一念現前，實係吾人時時都需了朗之要事，更可強調為生命中之一大事。中國哲學云「人心唯危，道心唯微」，也不過說明是人念之轉而已。八正道經中云「正念」、「正思惟」、而成「正命」，此乃人生極為重要之事實。天台孜觀闡明三諦圓融，觀一念之心而具三千諸法。究一心三觀，乃北齊慧文禪師於中論發明之。天台宗雖然依契經法華三昧為背景而成立為教觀並弘之一大宗，然也得力於中國人之禪行功力所成立；故佛教在中國發展之成就與建設，稱為中國佛教。

佛教許多宗派，也是在中國始開宗成立。如天台宗之獨特，「一念三千」之妙觀，以智者大師之宿慧智照，及其任運無邊化境喻妙法蓮華之開顯圓，至悟：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」，都源於大師極有創作性之「一念三千」之觀境。三千者（地獄、餓鬼、阿修羅、人、天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之境界為界），據此圓融之妙理，十界互具十界，則相乘而為百界，百界一一有性、相、體、力、作、因、緣、果、報、本末究竟十如之義，則相乘而為千如，此千如各有眾生、國土、五陰，三世間之別，則相乘而為三千世間，於是一切之法盡矣，止觀五止曰：「夫一心具十法界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，一界具三十種世間，百法界即具三千種世間，此三千在一念心，若無心而已，介爾有心，印具三千。」止觀五曰：「問一念具十法界，為作念具？為任運具？答，諸性自爾，非作所成，如一微塵，具十方分。」欲研究天台宗法，須知妙法一經：

直須深究本十妙，跡十妙、觀心十妙，雖云妙義難思，總不外於吾人一念之心性。心性平等，本跡雖殊，不思議一也。故知理具三千、事造三千，兩種三千，同居一念。本地甚深，不外理具三千也。事跡無量，不外事造三千也。理具三千，豎無初後，橫絕邊涯。離過絕非，實叵思議，....。由理具故乃成事造，事造造於理具也。理具之三千既爾，事造之跡，又安可得而思議者哉。是故權實本跡之法，一一無非是妙....。苟得不變之體，神凝千古，一念萬年，如廓落長空，寒潭皎月，豎不止三際，橫何但十方，放之則沙界俱含，收之則毫端有剩，原有始而無始，兆朕誰分察乎，終而不終，蒼茫何極，斯殆不變之妙也。跡即隨緣之用也，能得隨緣之用，應機利眾，接物有方，如空谷之傳聲，若摩尼之隨色，毫端現剎，塵內轉輪，語其實而非實，融萬象於一無，說其空而不空，散一無於萬象，此即隨緣之妙也。如禪宗以世尊於靈山高會，意在顯露十界十如權實本跡之法，令一切眾生，睹如是希有事，必生如是希有心，心生而妙法可證矣。所以喻以蓮華者，謂此蓮華，因即具果，而果復含因，以今因繼果，而後果之因已植，由今果含因，故先因之果元成，正明眾生心內，早具已成之佛，而諸佛心中，又孕未來之眾生也。以懷佛之心為因，佛終無盡，以孕生之念證果，生亦何窮，以劫劫之佛，度生生之生，以生生之生，成劫劫之佛，如天河之不息，似孤月以常輪，古今如是諸佛，古今如是眾生，無不具此妙法，若不浩此妙法，當觀此蓮華，能悟此蓮華因果，同時即識得妙法，生佛不二，乃以此蓮華喻於妙法，故云妙法蓮華經也。

佛教思想在中國發展，經初傳期之幾位域外處僧人，如竺法蘭，迦葉摩騰隨同當時漢家中郎將蔡愔及秦景博士等，護送梵本聖典館於鴻臚寺（即後來之白馬寺）始。及康僧會之宏創佛法於南方（建初寺之始），隨著佛圖澄化石勒，石虎父子，由是而三國而兩晉。當時得道安、慧遠師徒之大力宏般若，又得鳩摩羅什之譯出大智度論。隨著達摩祖師西來，於是空學之盛唱，當一時之極。然空有相融之妙諦緣生，則待天台大師之摩訶止觀順理推出。而「一念三千」之觀理，實為中國佛教之一大事因緣。蓋天台教觀之精義，在摩訶止觀。天台大師展開著名之「一念三千」之緣起觀，就在摩訶止觀明觀不思議境得之。「諸法不自生，亦不依他生，不共不無因生」，此為龍樹中觀論頌所判決心具三千之理諦。所謂心具三千，就是天台對於「四悉檀」

之理解觀照，無非是悲智融匯，真俗一如，故云：「假使有人聽聞心具一切法而生歡喜的話，就對他說『三界無別法，唯是一心作』的道理；假使有人聽聞緣生一切法而生歡喜的話，就對他說『五欲使人墮於惡道』的道理；假使有聽聞因（心）與緣共生一切法而生歡喜的話，就對他說『水銀和真珠而能塗諸色相』的道理；假使有人聽聞離心與緣生一切法而生歡喜的話，就對他說『十二因緣，非佛作，亦非餘人作，其性自爾』的道理。」依大智度論緣起論云：「佛欲說第一義悉檀相故，說是般若波羅蜜經，有四悉檀，一者世界悉檀，二者各各為人悉檀，三者對治悉檀，四者第一義悉檀。四悉檀中，總攝一切十二部經，八萬四千法藏，皆是實， 無相違背。 佛法中實有... 所以者何，慈心於眾生中求好事觀功德... 」故天台大師一念三千之理諦，可知源於一心事具理具之依據。就是所謂「慈心於眾生中求好事觀功德」故。

摩訶止觀明觀不思議境，便悟一念心中具千性相，此是妙觀而所顯之妙境。其實佛教思想中（原始時代與發展過程之顯示」，尤其在禪宗思想之境界，主要是發展這方面之心境（一念善，具三千功德）。至如禪宗超越之境界，在過去有關佛在世時與其弟子在生活語言中之表露，也有世尊陞座無言可說：一次佛陞座說法，文殊菩薩白槌曰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」，釋尊無言下座。又釋尊一日攝化大眾，指大地說，在此處建之梵利，帝釋插一莖草於地上曰：「建立梵剎竟」。在禪宗境界上，可能不必研究是真是假，因為是意境上的境界。意境之境界，就是禪宗之心境，而天台一念三千也屬心境上之活用。禪，就是以心境之觀點而為境。自從達摩祖師來中土，及禪在中國輾轉發展而為禪宗，無不注重心境之示現（六祖壇經亦有「一念愚即般若滅，一念智即般若生」），智者大師則具體

發展成禪觀之心境，自然是依於天台之性具善惡有所關連。天台一念三千，若能深入研究，當然是人生一大解脫之妙訣。因為禪觀最重要是能自「作得主」，總之「介爾有心即具三千」，又「心是一切法，一切法是心」如是則察知天台止觀之各種法門及南嶽大乘止觀之「依他」（指六七識）修習，及小止觀，乃至六妙門（數、隨、止、觀、還、淨）、次第止觀（釋禪波羅密法門）修習，及一而非為調心息，修習禪觀，要以止息為所依止，所謂「調息安心，離相淨心，實相妙心」。皆是使心境之淨妙，而於「介爾有心」之時，則自然所招感是

淨境之性相，而成淨理之事相（無污染，大乘止觀稱為順性）。如是理推，則吾人若真能了曉一念三千之事理所具，而應修禪習定所顯之一念了明，自然「心淨則國土淨」。如此則造理造事，都無乖謬，都無染事。違體（不符合性淨）之惡事惡境，則順性（符合體性）之理淨事淨和盤托出，何愁天下不太平? 人心不純潔? 因知一念三千，實為治事治理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之最基本之人性修養工夫。亦即佛心、禪心，了了一如。

三、一色一香中道義

經云；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則見如來。」相，為器世間之「礙」義，障礙法無能圓融通暢，如圍牆之障隔無所通達。心之障隔亦無可通暢，故人心有煩燥，不自在、不安暢，故謂胸中塊壘，即云有障塞而不能流通故。何以不流通，物礙故。故佛經三藏靈文，謂無非去執破相，使心境通達流暢，而人之心性，自然無滯無污。心境無滯無障，大乘止觀云：「波停水現」，喻海水無風波，則水平如鏡，照明了朗故。智者大師悟三千理體，一念圓明，禪機活潑，應運而行，所謂「中道即法界」。法界（即宇宙人間一切事相環境）諸法為吾人日用云為之，無拘大小事相，都在吾心境映照納受。「天台立空假中之三觀，而照一切諸法為悟之極則」。止觀一止曰：「繫緣法界，一念法一色一香，無非中道。」蓋一色一香（指微細之物）為極微細之意，而能悟其「也盡有中道實相之本體」，蓋淨明心淨，觀中諦（不偏執義）之理而斷無明之惑。四教儀曰：「從此用中道觀，破一分無明，顯一分三德」（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脫德）。故中道妙觀，謂超絕假觀與空觀之真實「中道」觀法。禪觀妙

行之淨化心境，觀照宇宙萬有之實相（本體）非有非空，故云中道。中道應本之理，依天台八教之化法，「別圓二教之義，以圓實中道為應化身之根本... 故菩薩欲永受三界之生，

而度生者.... 謂十界諸法以中道之理為本，中道之理為應緣而現者，故斷煩惱，而中道之體愈圓明，十界諸法顯現，隨機感而起不思議之應用」。故謂中道即法
界，以此中道法界所緣之妙境。倘能修習止觀禪行之淨行人，智力成就，悲願具足，能緣之妙智，悠然而生，故謂「廣結事理之諸法，是止即妙觀」禪行極則，悟中道第一義，即雙照而離有無二邊之觀法，破障中道之根本無明，名中道第一義諦觀。

天台中道第一義觀之玄妙，攝事攝理，圓明具足，所謂如盤走珠，如珠走盤，面面一如，如如妙諦，妙法經中示法爾宛然，金剛般若經云如是如是。所謂如來出世度生之三典：一、佛陀降生而說天上天下「唯我獨尊」，其意義一、在以警「吾人之本來皆要『自知、自尊、自貴』」。二、佛陀夜睹明星悟道而言曰：奇哉！奇哉！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相，皆由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... 乃是「褒德自勉」，革命復命。三、臨入涅槃時因阿難問，回答立言所結諸經之首皆用「如是」。如是二字之義，別無一法與人；正如金剛般若經「無法可說，是為說法」；又如「度盡眾生而無眾生可度者」，此乃無我無相，儒家所謂無固無我一大開顯之無我精神。一代聖教，從修道、成道、講道、解脫，故云不外如是如是。智者大師以中道妙觀悟一念三千，自然契入，法法何曾法，花香豈是香。色空無殊，便道出一句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」。如此觀照，宇宙人間充滿美妙，惟其悟得玄微之妙法，所以若樂不撓其心，得失無關宗旨，法華文句稱為「妙樂」。

一色一香在擾攘之塵世中，可能容易被塵勞之肉眼所忽略，然而得入中道雙照二諦，心心妙明，自然一色一香也具足無餘中道本體，萬物之根源，就如家鄉一把泥土，就有無邊鄉土味。有僧問蓮池大師庭前百合花，夜來始聞此香，大師語謂庭前百合花，日間也香，夜裡也香，然而日間不聞其香，而夜過庭前，花香益發者何? 因白晝時，人，六根紛擾而互用，鼻不專也。佛陀悟正等正覺，便說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福德相，此為佛教最超絕之教義：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如此佛教稱平等教義，一人成佛，一切眾生得聞自性佛，諺云，若成聖人，通街也是聖人。智者大師悟中道妙義，一香一草皆成妙諦，不只人能法樂，一色一香皆沾法喜，如何微妙之藝術境界，這種美妙文字般若，藝術境界拓開一層比之中國之花解語，鳥迎人，又在人性語言中開創性靈之光彩，天台思想智者大師無異是劃時代之創作者。

而智者大師之修法，在其年青時代（十八歲出家）未入大蘇山之前，曾「詣大賢山，誦法華、無量義、普賢觀三部經典」而立志高遠，遙慕慧思禪師之德風，而秉承天台一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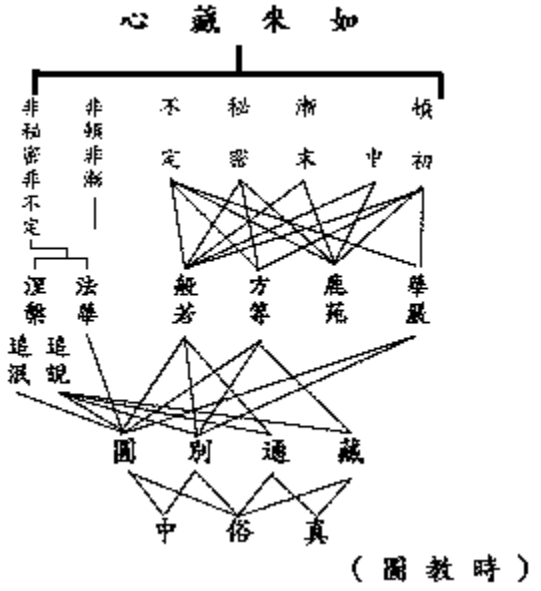
教觀之宏化，是非凡人做非凡事，然味其一色一香無非中道，也感是平常人，做平常事。 大師一生（ 大師誕生於梁武帝大同四年西曆五三八）從出家受十戒（從法緒大德受十戒）秉具足戒（依慧曠大德具戒），及至二十三歲秉承慧思大師法脈，三十歲奉師命往成都金陵并應請講法華經（當時陳帝敕停朝一日，王公相將，皆來聽講實是天台開宗之紀元）旋為眾講大智度論，說次第禪門，駐錫金陵凡八載，行化金陵，榮譽順緣，而大師身懷天台幽境，「故於陳大建七年三十八歲時隱遁天台，九年間度其巖棲溪飲生活，擴拓建立本宗之根本焉。至德二年，受永陽王之請，赴會稽山；三年，勒使奉迎再度於金陵太極殿講大智度論、仁王般若經等，禎明元年，大師五十歲，遷光宅寺，講法華經時，隋帝行幸，躬臨法筵，出法華文句。隋開皇十一年，晉王廣在總管府金城殿，設千僧會，請大師為授菩薩戒，賜智者號，自稱弟子。隋開皇十三年四月，大師五十六歲，於玉泉寺說法華玄義，翌年說摩訶止觀。止觀，蓋一夏敷揚，朝暮二時，慈霑法雨者，達一千人云。」

四、五時判教與化儀化法

中國佛教組織整理而成為條理之學術體系者，功在智者大師之宏博義廣之精嚴，所謂五味之教，即天台宗區別釋迦一代之教法為華嚴時、阿含時、方等時、般若時、法華、涅槃時之五時。凡此五時，統攝一代聖教之教化，以五味之法，而喻藏、通、別、圓之化法，亦即循真、俗、中三諦而演化開顯。五味之喻，乃托涅槃經之所出，五味者：乳、酪、生酥、熟酥、醍糊。

印度牛吃雪山草，故出乳甚濃。第一華嚴時（三七日）華嚴乃佛教圓頓大教，然佛陀宣講甚深妙理，而聽者啞瘖，比如嬰兒無法受用濃烈之乳味，是以佛陀即轉說四諦法。第二即阿含時（ 十二年 ）比喻酪味不濃，容易受納，於是少器少量亦能聽懂四諦若集滅道十二因緣，乃人生基本之事相。然四諦法在一代聖教中乃屬幼稚園小學之課本，故第三生酥味即方等時（ 八年 ），猶如小學畢業後可讀初中， 亦即佛教小乘法而漸轉入大乘思想；故方等時即彈偏斥小，歎大褒圓，以善誘善導，漸出執於若集滅道之理諦。經過方等大乘思想之薰陶，第四般若時（二十二年）喻熟酥味，乳味漸濃，也能受納，而研究天台思想乃至一切佛法皆以此般若時之法味為重要，蓋般若具遣蕩空義，而佛法之獨特，闡明空理，猶如空中不空，而顯菩薩之空中妙有悲智精神，都在第四般若之觀照而能顯出功果，故謂學佛法即學般若。尤其是禪行觀，皆以般若二輪能啟三大。此般若時在天台五時教中，稱為般若之夕，又謂「轉付法財」之時機；即謂為般若時之後，便是法華涅槃，至圓頓妙法。

所謂轉付法財，由於般若遣蕩之空體，除障隔之塵垢，得以接受妙法之資財。天台時教第五法味是醍醐味，醍醐乃極濃烈之乳味，猶如火煎濃乳，濃乳更成乳漿，需有大量大胃之人才能受納。佛陀四十八年說教至最後靈鷲山中宣講法華，猶如醍醐乳味少分即是，法華經在所有佛典中稱為暢佛本懷，故方便品以一乘妙法授諸大眾，而法華方便之一乘妙法之演唱，無有二乘，故謂佛法即一乘法。 是以禪即佛心（ 故楞伽經傳佛心宗），佛心是禪，佛語是教(一切經典），如此五味之教，始終次第，仍以華嚴法華為始終圓觀之妙法，如涅槃遺教，正如慈父遺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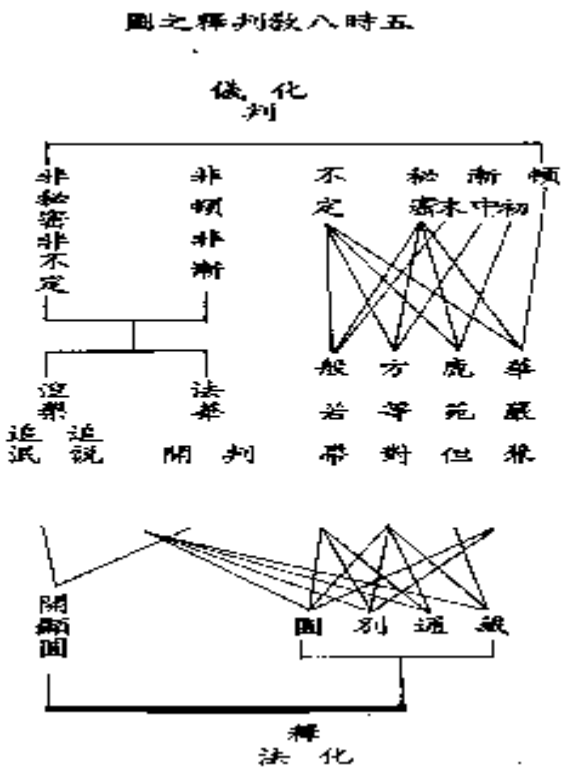
（圖教時）

五時八教即佛陀四十九年說教之系統，及說明其次第演化之悲願，而八教判釋頓、漸、秘密（一音說教，眾感不同）、不定，非頓非漸，非秘密非不定，此為化儀判釋之方法（如教師教導學生之儀式）。藏通別圓，四化法，以判釋藏等是一家釋義之綱目（如法相唯識等之義學），通別化法（方等、般若），華嚴為頓，乃至判法華涅槃，為非頓非漸以純圓獨妙之解釋，此為天台五時八教始終判教之大綱。用此判釋一代聖教，使演天台思想者，可得條理尋源，一切經教可以圖列五時自見條列不紊，天台一家思想自可瞭然。

結　論

凡研究中國佛學或趣向中國禪觀之研究，幾乎沒有不探討有關天台宗之思想與其宗要之關係。因為如此，可以明白天台宗與佛教思想之關係，而主要之經典，乃智者大師對法

華經之契悟：「了解法華經之教理與修行，法華經之觀法；前者為教相，後者為觀心；一家宗義，悉收於此。」釋尊世壽七十二時，於靈鷲山，總括一切教法，不覆不懷，暢說無餘，凡是研究天台思想者，故必以法華為要。在事實上而言法華經而後，祇有涅槃經，是屬教誡之囑咐之遺教。所以智者大師以「法華經為規準而整理一代佛教，立五時八教之法式，將一代法門出以種種分類解釋之。」五時八教或五重玄義，對研究佛學思想，提供了極珍貴之資料。就智者大師創立止觀，終極以一念三千為事具理具之圓頓一心。在教觀二門之體用互彰，實為一代教化之思想實踐。佛教之精神在事具無遺，一法不捨，佛教思想在理具無缺，淨化所顯，而一法不立，喻「花開蓮現」之妙義。菩薩救護眾生之悲願，所行一切功德，正如花之開敷，以莊嚴國土，但花開盡時，果便顯現。因思吾人於此，何時何地而不須加以莊嚴所踐踏之國土。此可影響人心之自律自勵，唯其能知莊嚴國土，始能顯出人的德性及才華，唯其能莊嚴國土，始可得見能受用，則因果不虛，花果自然，而世界人文之發展，自能生息無盡，滋長繁榮亦無時已。而人生存其間，亦一大交代，一大創建，禪宗云大生死者即一大痛快事。反之則生不盡其生之功，死不了其死之行，是為一混噩無知，誠可悲耳。追慕古德祖師之偉業行儀，如智者大師之禪行道風，思想與精神之實踐，堪為今日吾人之規式。



圖之釋判教八時五

儀化判

非秘密非不定　非頓非漸　不定　秘密　漸末　頓中初

涅槃　法華　般若　方等　鹿苑　華嚴

追泯　追說　開判　帶對　但兼

開顯圓　圓　別　通　藏

釋法化

（佛教文化學報三、四期）